馬季長集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馬季長集
作者：馬融　東漢

本作品收錄於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

賦

長笛賦〈有序〉

融既博覽典雅，精核數術，又性好音，能鼓琴吹笛，而為督郵，無留事，獨臥郿平陽鄔中。有雒客舍逆旅，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。融去京師，踰年，蹔聞，甚悲而樂之。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，唯笛獨無，故聊復備數，作長笛賦。其辭曰：

惟籦籠之奇生兮，于終南之陰崖。託九成之孤岑兮，臨萬仞之石磎。特箭槁而莖立兮，獨聆風於極危。秋潦漱其下趾兮，冬雪揣封乎其枝。巔根跱之　　刖兮，感迴飇而將頹。夫其面旁則重巇增石，簡積頹砠。兀婁狖　　，傾　　倚伏。庳窈巧老，港洞坑谷。嶰壑澮　　，　　窖巖　　。運裒穿洨，岡連嶺屬。林簫蔓荊，森槮柞樸。

於是山水猥至，淳涔障潰。頤淡滂流，碓投瀺穴。爭湍苹縈，汩活澎溳。波瀾鱗淪，窋隆詭戾。　　瀑噴沫，奔遯碭突。搖演其山，動杌其根者，歲五六而至焉。是以間介無蹊，人跡罕到。猿蜼晝吟，鼯鼠夜叫。寒熊振頷，特麚昏彭。山雞晨群，墜雉晁雊。求偶鳴子，悲號長嘯。由衍識道，嘺嘺讙譟。經涉其左右，咙聒其前後者，無晝夜而息焉。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，衆哀集悲之所積也。故其應清風也，纖末奮藉，錚鐶謦嗃。若絚瑟促柱，號鍾高調。

於是放臣逐子，棄妻離友。彭胥伯奇，哀姜孝己。攢乎下風，收精注耳。靁歎頹息，掐膺擗摽。泣血泫流，交橫而下。通旦忘寐，不能自禦。

於是乃使魯般宋翟，構雲梯，抗浮柱。蹉纖根，跋　　縷。膺陁陂，腹陘阻。逮乎其上，匍匐伐取。挑截本末，規摹襲矩。夔襄比律，子墜協呂。十二畢具，黃鍾為主。撟揉斤械，剸捵度擬。鏸硐隤墜，程表朱裏。定名曰笛，以觀賢士。陳於東階，八音俱起。食舉雍徹，勸侑君子。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。重丘宋灌，名師郭張。工人巧士，肄業脩聲。

於是遊閒公子，暇豫王孫，心樂五聲之和，耳比八音之調，乃相與集乎其庭。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，何其富也。紛葩爛漫，誠可喜也。波散廣衍，實可異也。掌距劫諤，又足怪也。啾咋嘈啐，似華羽兮，絞灼激以轉切。震鬱怫以憑怒兮，耾碭駭以奮肆。氣噴勃以布覆兮，乍跱蹠以狼戾。靁叩鍛之岌峇兮，正瀏溧以風冽。薄湊會而凌節兮，馳趣期而赴蹟。

爾乃聽聲類形，狀似流水，又象飛鴻。氾濫溥漠，浩浩洋洋。長譬遠引，旋復迴皇。充屈鬱律，瞋菌碨抶。酆琅磊落，駢田磅唐。取予時適，去就有方。洪殺衰序，希數必當。微風纖妙，若存若亡。蘧滯抗絕，中息更裝。奄忽滅沒，曄然復揚。或乃聊慮固護，專美擅工。漂凌絲簧，覆冒鼓鍾。或乃植持縼纆，佁儗寬容。簫管備舉，金石並隆。無相奪倫，以宣八風。律呂既和，哀聲五降。曲終闋盡，餘絃更興。繁手累發，密櫛疊重。踾踧攢仄，蜂聚蟻同。衆音猥積，以送厥終。

然後少息蹔怠，雜弄間奏。易聽駭耳，有所搖演。安翔駘蕩，從容闡緩。惆悵怨懟，竄圔窴　　。聿皇求索，乍近乍遠。臨危自放，若頹復反。蚡緦繙紆，經冤蜿蟺。筐笏抑隱，行入諸變。絞概汩湟，五音代轉。挼拏拨臧，遞相乘遣。反商下徵，每各異善。

故聆曲引者，觀法於節奏，察變於句投，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。聽簫弄者，遙思於古昔，虞志於怛惕，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。故論記其義，協比其象：徬徨縱肆，曠敞罔，老莊之概也。溫直擾毅，孔孟之方也。激朗清厲，隨光之介也。牢剌拂戾，諸、賁之氣也。節解句斷，管商之制也。條決繽紛，申韓之察也。繁縟駱驛，范蔡之說也。膀櫟銚憓，晢龍之惠也。上擬法於韶箾南籥，中取度於白雪淥水，下采制於延露巴人。

是以尊卑都鄙，賢愚勇懼。魚鼈禽獸，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。熊經鳥申，鴟視狼顧。拊譟踴躍，各得其齊。人盈所欲，皆反中和，以美風俗。屈平適樂國，介推還受祿。澹臺載尸歸，皋魚節其哭。長萬輟逆謀，渠彌不復惡。劖瞶能退敵，不占成節鄂。王公保

其位，隱處安林薄。宦夫樂其業，士子世其宅。鱣魚喁於水裔，仰駟馬而舞玄鶴。

于時也，綿駒吞聲，伯牙毀絃。瓠巴鼓柱，磬襄弛懸。留視　　眙，累稱屢讚。失容墜席，搏拊雷抃。僬眇睢維，涕洟流漫。是故可以通靈感物，寫神喻意。致誠效志，率作興事。溉盥汙濊，澡雪垢滓矣。

昔庖羲作琴，神農造瑟。女媧制簧，暴辛為塤。倕之和鐘，叔之離磬。或鑠金礱石，華皖切錯。丸挺彫琢，刻鏤鑽笮。窮妙極巧，曠以日月。然後成器，其音如彼。唯笛因其天姿，不變其材。伐而吹之，其聲如此。蓋亦簡易之義，賢人之業也。若然，六器者，猶以二皇聖哲黻益。況笛生乎大漢，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，忽而不讚，悲夫！

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，而不知其弘妙。其辭曰：

近世雙笛從羌起，羌人伐竹未及已。龍鳴水中不見己，截竹吹之聲相似。剡其上孔通洞之，裁以當簉便易持。易京君明識音律，故本四孔加以一。君明所加孔後出，是謂商聲五音畢。

圍碁賦

略觀圍棋兮法如用兵，三尺之局兮為戰鬥場。聚士卒兮兩敵相當，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。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，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。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，離離馬道兮連連雁行。踔度間置兮裴回中央，違閣奮翼兮左右翱翔。道狹敵眾兮情無遠行，棋多無冊兮如聚群羊。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，攻寬擊虛兮踰蹊內房。利則為時兮便則為強，厭於食兮壞決垣牆。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，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。迫兼棋雞兮頗棄其裝，已下險口兮鑿置清坑。窮其中罫兮如鼠入囊，收死卒兮無使相迎。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，勝負之策兮於言如發。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，白黑紛亂於約如葛。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，守規不固兮為所唐突。深入貪地兮殺亡士卒，狂攘相救兮先後並沒。上下離遮兮四面隔閉，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。韓信將兵兮難通易絕，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譎。誘敵先行兮往往一窒，損蹇委食兮三將七卒。馳逐爽問兮轉相周密，商度地道兮期相盤結。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，扶疏布散兮左右流溢。浸淫不振兮敵人懼栗，迫役踧踖兮惆悵自失。計功相除兮以時早訖，事留變生兮收拾欲疾。熒惑窘乏兮無令詐出，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。

撫蒲賦

昔玄通先生遊於京都，衛凴既備，好此擩蒲，伯陽入戎以斯消憂。枰則素旆紫　　，出乎西鄰，緣以繢繡，紩以綺文。梧則搖木之幹，出自崑山。矢則藍田之石，卞和所工，含精玉　　，不細不洪。馬則玄犀鳥牙，是磋是礱。梧為上將，木為君副，齒為號令，馬為翼距，籌為策動，天法卒數。於是芬葩貴戚，公侯之儔，坐華榱之髙殿，臨激水之清流。排五木，散九齒，勒良馬，取衛里。是以戰無常勝，時有逼逐。臨敵攘圍，事在將帥。見利電發，紛綸滂沸。精誠一叫，十盧九雉。磊落蹎踔，并來猥至。先名所射，應聲粉潰。勝貴歡悅，負者沉悴。

琴賦

惟梧桐之所生，在衡山之峻陂，於是遨閒公子，中道失志，孤煢特行，懷閔抱思，昔師曠三奏，而神物下降，玄鶴二八，軒舞於庭，何琴德之深哉！

疏

上安帝請龐參等書

〈元初中，參爲護羌校尉，擊先零羌，爲其所敗，乃稱病引兵還，坐詐，徵下獄。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，書奏，赦參等。〉

伏見西戎反畔，寇鈔五州，陛下愍百姓之傷痍，哀黎元之失業，單竭府庫以奉軍師。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，孝文匈奴亦略上郡，而宣王立中興之功，文帝建太宗之號。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，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，是以南仲赫赫，列在周詩，亞夫赳赳，載于漢策。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，文武昭備，智略弘遠，既有義勇果毅之節，兼以博雅深謀之姿。又度遼將軍梁慬，前統西域，勤苦數年，還留三輔，功效克立，閒在北邊，單于降服。今皆幽囚，陷于法網。昔荀林父敗績於邲，晉侯使復其位；孟明視喪師於崤，秦伯不替其官。故晉景并赤狄之土，秦穆遂霸西戎。宜遠覽二君，使參、慬得在寬宥之科，誠有益于折衝，毗佐于聖化。

上論日蝕疏

〈建光四年三月戊午朔，日有蝕之，在胃十二度，隴西酒泉、朔成各以狀上，史官不覺。

是時融爲許令，上書。〉

伏讀詔書，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，歸咎自責，寅畏天戒，詳延百僚，博問公卿，知變所自，審得厥故，修復往術，以答天命。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，苟有隙空一介之知，事願自效，貢納聖聽。臣伏見日蝕之占，自昔典籍十月之交。《春秋傳記》、《漢注》所載，史官占候，群臣密對，陛下所觀覽，左右所諷誦，可謂詳悉備矣。雖復廣問，陷在前志，無以復加。乃者莽氣於參，臣前得敦樸之人，後三年二月，對策北宮端門，以為參者，西方之位，其於分野并州是也。殆謂西戎北邊，其後種羌叛戾，烏桓犯上郡，並涼動兵，驗略效矣。今復見大異，申誡重譴，於此二城，海內莫見，三月一日，合辰在婁，婁又西方之宿，眾占顯明者。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，將吏策勳之名，臣恐受任典牧者，苟脫目前，皆粗圖身一時之權，不顧為國百世之利。論者美近功，忽其遠，則各相不大疢病，伏惟天象不虛。老子曰：圖難於其易也，為大於其細也。消災復異宜在於今。詩曰：日月告凶，不用其行。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傳曰：國無政，不用善，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， 故政不可不慎也。務三而已，一曰擇人，二曰安民，三曰從時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，漢典設張，侯甸采衛，司民之吏，案繩循墨，雖有殿最，所差無幾，其陷罪辟，身自取禍，百姓未被其大傷。至邊郡牧御失和，吉之與凶，敗之與成，優劣相懸，不誡不可。審擇其人，上以應天變，下以安民隸。竊見列將子孫，生長京師，食仰租奉，不知稼穡之艱，又希遭阨困，故能果毅輕財，施與孤弱，以獲死生之用，此其所長也。不拘法禁，奢泰無度，功勞足以宣威，踰濫足以傷化，此其所短也。州郡之士，出自貧苦，長於檢柙，雖專賞罰，不敢越溢，此其所長也。拘文守法，遭遇非常，狐疑無斷，畏首畏尾，威恩纖薄，外內離心，士卒不附，此其所短也。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，無二短之累，參以吏事，任以兵法，有此數姿，然後能折衝厭難，致其功實，轉災為福。孔子曰：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以天下之大，四海之眾，云無若人，臣以爲誣矣。宜特選詳譽，審得其真，鎮守二方，以應用良擇人之義，以塞大異也。

上順市乞自劾疏

〈融陽嘉平，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，傳武都太守。時西羌反叛，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，稽久不進。融知其將敗，上疏乞自效，朝廷不能用。〉

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，宜及其未並，亟遣深入，破其支黨；而馬賢等處處留滯。羌、胡百里望塵，千里聽聲，今逃匿避回，漏出其後，則必侵寇三輔，為民大害。臣願請賢所不可，用關東兵五千，裁假部隊之號，盡力率厲，埋根、行首以先吏士；三旬之中，必

克破之。臣又聞吳起為將，暑不張蓋，寒不披裘；今賢野次垂幕，珍餚雜遝，兒子侍妾，事與古反。臣懼賢等專守一城，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，且其將士將不堪命，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。

頌

廣城頌

〈融拜挍書郎，詣東觀典校秘書。是時，鄧太后臨朝，隲兄弟輔政，謂文德可興，武功宜廢，遂寢蒐狩之禮，息戰陣之法，故使猾賊縱橫，乘此無備。融乃感激，以爲文武之道，聖賢不墜，五才之用，無或可廢。元初二年[1]，上《廣成頌》以諷諫。頌奏，忤鄧氏，滯於東觀，十年不調。〉

臣聞孔子曰：「奢則不遜，儉則固。」奢儉之中，以禮為界。是以蟋蟀、山樞之人，並刺國君，諷以太康馳驅之節。夫樂而不荒，憂而不困，先王所以平和府藏，頤養精神，致之無疆。故戛擊鳴球，載於虞謨；吉日車攻，序於周詩。聖主賢君，以增盛美，豈徒為奢淫而已哉！伏見元年已來，遭值戾運，陛下戒懼災異，躬自菲薄，荒棄禁苑，廢弛樂懸，勤憂潛思，十有餘年，以過禮數。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，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，外舍諸家，每有憂疾，聖恩普勞，遣使交錯，稀有曠絕。時時寧息，又無以自娛樂，殆非所以逢迎太和，裨助萬福也。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，今年五月以來，雨露時澍，祥應將至。方涉冬節，農事閒隙，宜幸廣成，覽原隰，觀宿麥，勸收藏，因講武挍獵，使察庶百姓，復覩鶯羽旄之美，聞鐘鼓之音，歡欣喜樂，鼓舞疆畔，以迎和氣，招致休慶。小臣螻蟻，不勝區區。職在書籍，謹依舊文，重述蒐狩之義，作頌一篇，并封上。淺陋鄙薄，不足觀省。

臣聞昔命師於鞬橐，偃伯於靈臺，或人嘉而稱焉。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，金革之作昏明也。自黃炎之前，傳道罔記；三五以來，越可略聞。且區區之酆郊，猶廓七十里之囿，盛春夏之苗。詩詠囿草，樂奏騶虞。是以大漢之初基也，宅茲天邑，總風雨之會，交陰陽之和。揆厥靈囿，營于南郊。徒觀其埏場區宇，恢胎曠蕩，藐夐勿罔，寥豁鬱泱，騁望千里，天與地莽。於是周陆環瀆，右譬三塗，左概嵩嶽，面據衡陰，箕背王屋，浸以波、溠，夤以滎、洛。金山、石林，殷起乎其中，峨峨磑磑，鏘鏘　　，隆穹槃回，嵎崦錯崔。神泉側出，丹水涅池，怪石浮磬，耀焜于其陂。其土毛則搉牧薦草，芳茹甘荼，茈萯、芸藒，昌本、深蒲，芝菌、堇、荁，蘘荷、芋渠，桂荏、鳧葵，格、韮、菹、于。其植物則玄林包竹，藩陵蔽京，珍林嘉樹，建木叢生，椿、梧、栝、柏，柜、柳、

楓、楊，豐彤對蔚，崇　　蹌槮爽。翕習春風，含津吐榮，鋪于布濩，蓆扈薙熒，惡可殫形。至于陽月，陰慝害作，百草畢落，林衡戒田，焚萊柞木。然後舉天網，頓八紘，揫斂九藪之動物，繯橐四野之飛征。鳩之乎茲囿之中，山敦雲移，羣鳴膠膠，鄙騃噪讙，子野聽聳，離朱目眩，隸首策亂，陳子籌昏。於時營圍恢廓，充斥川谷，罕罝羅纚，彌綸阬澤，皐牢陵山。挍隊案部，前後有屯，甲乙相伍，戊己爲堅。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，登於疏鏤之金路，六驌驦之玄龍，建雄虹之旌夏，揭鳴鳶之修橦。曳長庚之飛髾，載日月之太常，棲招搖與玄弋，注枉矢於天狼。羽毛紛其髟鬌，揚金燮而拖玉瓖。屯田車于平原，播同徒于高岡，旆旃摻其如林，錯五色以擒光。清氛埃，埽野塲，誓六師，搜雋良。司徒勒卒，司馬平行，車攻馬同，教達戒通。伐咎鼓，撞華鐘，獵徒縱，赴榛叢。徽嫿霍奕，別騖分奔，騷擾聿皇，徃來交舛，紛紛回回，南北東西。風行雲轉，匈磕隱訇，黃塵勃滃，闇若霧昏。日月爲之籠光，列宿爲之翳昧，僄狡課才，勁勇程氣。狗馬角逐，鷹鸇競鷙，驍騎旁佐，輕車橫厲，相與陸梁，聿皇於中原。絹猳蹏，鏦特肩，脰完牴，搗介鮮，散毛族，梏羽羣。然後飛鋋電激，流矢雨墜，各指所質，不期俱殪，竄伏扔輪，發作梧轄。祋殳狂擊，頭陷顱碎，獸不得豲，禽不得瞥。或夷繇未殊，顛狽頓躓，蝡蝡蟫蟫，充衢塞隧，葩華湃布，不可勝計。

若夫鷙獸　　虫，倨牙黔口，大匈哨後，緇巡歐紆，負隅依阻，莫敢嬰禦。乃使鄭叔、晉婦之徒，睽孤刲刺，裸裎袒裼。冒　　柘，槎棘枳，窮浚谷，底幽嶰，暴斥虎，搏狂兕，獄　　熊，抾封猏。或輕訑趫悍，廋疏嶁領，犯歷嵩巒，陵喬松，履修樠，踔嬗枝，杪標端，尾蒼蜼，掎玄猨，木產盡，寓屬單。罕罔合部，罾弋同曲，類竝並驅，星布麗屬，曹伍相保，各有分局。矰磿飛流，纖羅絡縸，遊雉羣驚，晨鳧輩作，翬然雲起，霅爾雹落。

爾乃　　觀高蹈，改乘回轅，泝恢方，撫馮夷，策句芒，超荒忽，出重陽，厲雲漢，橫天潢。導鬼區，徑神場，詔靈保，召方相，驅厲疫，走蜮祥。捎罔兩，拂游光，枷天狗，縪墳羊。然後緩節舒容，裴回安步，降集波瀠，川衡澤虞，矢魚陳罟。茲飛、宿沙，田開、古蠱，翬終葵，揚關斧，刊重冰，撥蟄戶，測潛鱗，踵介旅。逆獵湍瀨，濟薄汾檺，淪滅潭淵，左挈夔龍，右提蛟鼉，春獻王鮪，夏薦鼈黿。於是流覽徧照，殫變極態，上下究竟，山谷蕭條，原野嵺愀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虞人植旍，獵者效具，車弊田罷，旋入禁囿。棲遲乎昭明之觀，休息乎高光之榭，以臨乎宏池。鎮以瑤臺，純以金堤，樹以蒲柳，被以綠莎，瀇瀁沆瀣，錯綃槃委，天地虹洞，固無端涯，大明生東，月朔西陂。乃命壺涿，驅水蠱，逐罔螭，滅短狐，籍鯨鯢。然後方餘皇，連舸舟，張雲帆，施蜺幰，靡颸風，陵迅流，發棹歌，縱水謳，淫魚出，蓍蔡浮，湘靈下，漢女游。水禽鴻鵠，鴛

鴦、鷗、鷺，鶬鴰、鸕、鵠，鷺、鴈、鷖、鸊，乃安斯寢，戢翮其涯。魴、鱮、鱣、鰋，鰬、鯉、鱨、鮒，樂我純德，騰踴相隨，雖靈沼之白鳥，孟津之躍魚，方斯蔑矣。然猶詠歌於伶蕭，載陳於方策，豈不哀哉！於是宗廟既享，庖廚既充，車徒既簡，器械既攻。然後擺牲班禽，淤賜犒功，羣師疊伍，伯挍千重，山二常滿，房俎無空。酒正案隊，膳夫巡行，清醪車湊，燔炙騎將，鼓駭舉爵，鐘鳴既觴。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，闡鼉華羽之南音，所以洞蕩匈臆，發明耳目，疏越蘊慲，駭恫底伏，鍠鍠鎗鎗，奏於農郊大路之衢，與百姓樂之。是以明德曜乎中夏，威靈暢乎四荒，東隣浮巨海而入享，西旅越蔥領而來王，南徼因九譯而致貢，朔狄屬象胥而來同。葢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亂，道在乎茲，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。

方今大漢收功于道德之林，致平於仁義之淵，忽蒐狩之禮，闕槃虞之佃。闇昧不覩日月之光，聾昏不聞雷霆之震，於今十二年，爲日久矣。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，發天府之官常，繇質要之故業，率典刑之舊章。采清原，嘉岐陽，登俊桀，命賢良，舉淹滯，拔幽荒。察淫侈之華譽，顧介特之實功，聘畎畝之羣雅，宗重淵之潛龍。乃儲精山藪，歷思河澤，目矐鼎俎，耳聽康衢，營傅說於胥靡，求伊尹於庖廚，索膠鬲於魚鹽，聽甯戚于大車。俾之昌言而宏議，軼越三家，馳騁五帝，悉覽休祥，總括羣瑞。遂棲鳳皇於高梧，宿麒麟於西園，納僬僥之珍羽，受王母之白環。永逍搖乎宇內，與二儀乎無疆，貳造化於后土，參神施於昊乾，超特達而無儔，煥巍巍而無原。豐千億之子孫，歷萬載而永延。禮樂既闋，北轅反旆，至自新城，背伊闕，反洛京。

東巡頌

書

爲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書

〈質帝初立，梁太后委任宰輔，固多所匡正，冀每相忌疾，遂誣奏固。時融在座，爲冀章草。冀長史吳祐面責融曰：「李公之罪，成于卿手。」冀怒，起入，祐亦竟去。書奏，太后不聽。〉

臣聞君不稽古，無以承天；臣不述舊，無以奉君。昔堯殂之後，舜仰慕三年，坐則見堯于牆，食則覩堯於羹。斯所謂聿追來孝，不失臣子之節者。太尉李固，因公假私，依正行邪，離間近戚，自隆支黨。至於表舉薦達，例皆門徒；及所辟召，靡非先舊。或富室

財賂，子壻婚屬，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。又廣選賈豎，以補令史；募求好馬，臨窻呈試。出入踰侈，輜軿曜日。大行在殯，路人掩涕，固獨胡粉飾貌，搔頭弄姿，盤旋偃仰，從容冶步，曾無慘怛傷悴之心。山陵未成，違矯舊政，善則稱己，過則歸君，斥逐近臣，不得侍送，作威作福，莫固之甚。臣聞台輔之位，實和陰陽，璇璣不平，寇賊姦軌，則責在太尉。固受任之後，東南跋扈，兩州數郡，千里蕭條，兆人傷損，大化陵遲，而詆疵先主，苟肆狂狷。存無廷爭之忠，沒有誹謗之說。夫子罪莫大於累父，臣惡莫深於毀君。固之過釁，事合誅辟。

與謝伯世書

憒憒愁思，猶不解懷。思在竹間，放狗逐麋。晚秋涉冬，大蒼出籠。黃棘下菟，羔以乾葵。以送餘日，玆樂而已。〈《藝文類聚》。「憒憒」，《尺牘》作「憤憤」，誤。「以送」，一作「自送」。〉

與竇伯向書

〈章，字伯向，好學有文，與馬融、崔瑗同好，更相推薦。融與章書。〉

孟陵奴來賜書，見手跡歡喜，何量見於面也！書雖兩紙，紙八行，行七字，七八五十六字，百一十二言耳。〈《馬融集》。《後漢志注》馬融對策曰：「大中之道，在天爲北辰，在地爲人君。」〉

序

忠經序

《忠經》者，蓋出於《孝經》也。仲尼說《孝經》而敦事君之義，則知孝者俟忠而成。是所以答君親之恩，明臣子之行。忠不可廢於國，孝不可弛於家。孝既有經，忠則猶闕；故述仲尼之意，撰《忠經》焉。今皇上含庖軒之道，茂勛華之德；弼賢俾能，無遠不奉。忠之與孝，天下攸同。臣融巖野之臣，性則愚樸；沐浴德澤，其可默乎？作為此經，庶少裨補，誠則辭理薄陋，不足以稱。為忠之所存，存於勸善；勸善之大，何以加於忠孝者哉？夫定卑高以章目，引詩書以明義。皆師於古，曷敢徒然？其或異同，從忠孝之宜也。或對之以像其意，或遷之以就其類，或損之以簡其文，或益之以備其事。以忠應孝，

亦分為十有八章。所以弘其至公，勉其誠信。本為政之大體，陳君事之要道；始於立德，終於成功。此《忠經》之義也。謹序。

著述

忠經

天地神明章第一

昔在至理，上下一德，以徵天休，忠之道也。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人之所覆，莫大乎忠。忠者，中也，至公無私。天無私，四時行；地無私，萬物生；人無私，大亨貞。忠也者，一其心之謂矣。為國之本，何莫由忠。忠能固君臣，安社稷，感天地，動神明，而況於人乎？夫忠，興於身，著于家，成于國，其行一焉。是故一於其身，忠之始也；一於其家，忠之中也；一于其國，忠之終也。身一，則百祿至；家一，則六親各；國一，則萬人理。《書》云：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

聖君章第二

惟君以聖德，監于萬邦。自下至上，各有尊也。故王者，上事於天，下事於地，中事於宗廟，以臨於人。則人化之，天下盡忠，以奉上也。是以兢兢戒慎，日增其明，祿賢官能，式敷大化，惠澤長久，萬民咸懷。故得皇猷丕丕，行于四方，揚于後代，以保社稷，以光祖考，盡聖君之忠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昭事上帝，聿懷多福。」

冢臣章第三

為臣事君，忠之本也，本立而化成。冢臣於君，可謂一體，下行而上信，故能成其忠。夫忠者，豈惟奉君忘身，徇國忘家，正色直辭，臨難死節而已矣！在乎沉謀潛運，正己安人，任賢以為理，端委而自化。尊其君，有天地之大，日明之明，陰陽之和，四時之信，聖德洋溢，頌聲作焉。《書》云：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」

百工章第四

有國之建，百工惟才，守位謹常，非忠之道。故君子之事上也，人則獻其謀，出則行其

政，居則思其道，動則有儀。秉職不回，言事無憚，苟利社稷，則不顧其身。上下用成，故昭君德，蓋百工之忠也。《詩》云：「靖共爾位，好事正直。」

守宰章第五

在官惟明，蒞事惟平，立身惟清。清則無欲，平則不曲，明能正俗，三者備矣，然後可以理人。君子盡其忠能，以行其政令，而不理者，未之聞也。夫人莫不欲安，君子順而安之，莫不欲富，君子教以富之。篤之以仁義，以固其心，道之以禮樂，以和其氣。宣君德，以弘其大化，明國法，以至於無刑。視君之人，如觀乎子，則人愛之，如愛其親，蓋守宰之忠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

兆人章第六

天地泰寧，君之德也，君德昭明，則陰陽風雨以和，人賴之而生也。是故只承君之法度，行孝悌於其家，服勤稼穡，以供王職，此兆人之忠也。《書》云：「一人無良，萬邦以貞。」

政理章第七

夫化之以德，理之上也，則人日遷善而不知；施之以政，理之中也，則人不得不為善；懲之以刑，理之下也，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。刑則在省於中，政則在簡而能，德則在博而久。德者，為理之本也；任政，非德則薄；任刑，非德則殘。故君子務于德，修於政，謹于刑，固其忠，以明其信，行之匪懈，何不理之人乎？《詩》云：「敷政優優，百祿是遒。」

武備章第八

王者立武，以威四方，安萬人也。淳德布洽，戎夷秉命。統軍之帥，仁以懷之，義以厲之，禮以訓之，信以行之，賞以勸之，刑以嚴之，行此六者，謂之有利。故得帥，盡其心，竭其力，致其命，是以攻之則克，守之則固，武備之道也。《詩》云：「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」

觀風章第九

惟臣，以天子之命，出於四方，以觀風。聽不可以不聰，視不可以不明。聰則審於事，明則辨於理，理辨則忠，事審則分。君子去其私，正其色，不害理以傷物，不憚勢以舉任。惟善是與，惟惡是除。以之而陟則有成，以之而克則無怨，夫如是，則天下敬職，萬邦以寧。《詩》云：「載馳載驅，周爰諮諏。」

保孝行章第十

夫惟孝者，必貴本於忠。忠苟不行，所率猶非其道。是以忠不及之，而失其守，匪惟危身，辱及親也。故君子行其孝，必先以忠，竭其忠，則福祿至矣。故得盡愛敬之心，則養其親，施及於人，此之謂保孝行也。《詩》云：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」

廣為國章第十一

明主之為國也，任於正，去於邪。邪則不忠，忠則必正，有正然後用其能。是故師保道德，股肱賢良。內睦以文，外威以武，被服禮樂，提防政刑。故得大化興行，蠻夷率服，人臣和悅，邦國平康。此君能任臣，下忠上信之所致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」

廣至理章第十二

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聰，天下之心為心，端旒而自化，居成而不有，斯可謂至理也已矣。王者思於至理，其遠乎哉？無為，而天下自清；不疑，而天下自信；不私，而天下自公。賤珍，則人去貪；徹侈，則人從儉；用實，則人不偽；崇讓，則人不爭。故得人心和平，天下淳質，樂其生，保其壽，優遊聖德，以為自然之至也。《詩》云：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

揚聖章第十三

君德聖明，忠臣以榮，君德不足，忠臣以辱。不足則補之，聖明則揚之，古之道也。是以虞有德，皋陶歌之，文王之道，周公頌之，宣王中興，吉甫誦之。故君子，臣于盛明之時，必揚之，盛德流滿天下，傳于後代，其忠矣夫。

辨忠章十四

大哉！忠之為用一作「道」也。施之於邇，則可以保家邦，施之於遠，則可以極天地。故明王為國，必先辨忠。君子之言，忠而不佞；小人之言，佞而似忠，而非聞之者，鮮不惑矣。忠而能仁，則國德彰；忠而能智，則國政舉；忠而能勇，則國難清，故雖有其能，必曰忠而成也。仁而不忠，則私其恩；智而不忠，則文其詐；勇而不忠，則易其亂，是雖有其能，以不忠而敗也。此三者，不可不辨也，《書》云：「旌別淑忒」，其是謂乎？

忠諫章第十五

忠臣之事君也，莫先於諫，下能言之，上能聽之，則王道光矣。諫於未形者，上也；諫於已彰者，次也；諫于既行者，下也。違而不諫，則非忠臣。夫諫，始於順辭，中於抗義，終於死節，以成君休，以寧社稷。《書》云：「木從繩則正，后從諫則聖。」

證應章第十六

惟天鑒人，善惡必應。善莫大於作忠，惡莫大於不忠。忠則福祿至焉，不忠則刑罰加焉。君子守道，所以長守其休，小人不常，所以自陷其咎。休咎之徵也，不亦明哉？《書》云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」

報國章第十七

為人臣者，官於君，先後光慶，皆君之德，不思報國，豈忠也哉？君子有無祿，而益君，無有祿，而已者也。報國之道有四：一曰貢賢，二曰獻猷，三曰立功，四曰興利。賢者國之幹，猷者國之規，功者國之將，利者四之用，是皆報國之道，惟其能而行之。《詩》云：「無言不酬，無德不報」，況忠臣之于國乎？

盡忠章第十八

天下盡忠，淳化而行也。君子盡忠，則盡其心，小人盡忠，則盡其力。盡力者，則止其身，盡心者，則洪於遠。故明王之理也，務在任賢，賢臣盡忠，則君德廣矣。政教以之而美，禮樂以之而興，刑罰以之而清，仁惠以之而布。四海之內，有太平音，嘉祥既成，

告於上下，是故播於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傳於後世。

附錄

本傳

馬融字季長，扶風茂陵人也，將作大匠嚴之子。為人美辭貌，有俊才。初，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，隱於南山，不應徵聘，名重關西，融從其遊學，博通經籍。恂奇融才，以女妻之。

永初二年，大將軍鄧騭聞融名，召為舍人，非其好也，遂不應命，客於涼州武都、漢陽界中。會羌虜坎起，邊方擾亂，米谷踊貴，自關以西，道殣相望。融既饑困，乃悔而歎息，謂其友人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左手據天下之圖，右手刎其喉，愚夫不為。』所以然者，生貴於天下也。今以曲俗咫尺之羞，滅無貲之軀，殆非老莊所謂也。」故往應騭召。四年，拜為校書郎中，詣東觀典校秘書。是時鄧太后臨朝，騭兄弟輔政。而俗儒世士，以為文德可興，武功宜廢，遂寢搜狩之禮，息戰陳之法，故猾賊從橫，乘此無備。融乃感激，以為文武之道，聖賢不墜，五才之用，無或可廢。

元初二年，上《廣成頌》以諷諫。頌奏，忤鄧氏，滯於東觀，十年不得調。因兄子喪自劾歸。太后聞之怒，謂融羞薄詔除，欲仕州郡，遂令禁錮之。太后崩，安帝親政，召還郎署，復在講部。出為河間王廄長史。時車駕東巡岱宗，融上《東巡頌》，帝奇其文，召拜郎中。及北鄉侯即位，融移病去，為郡功曹。

陽嘉二年，詔舉敦樸，城門校尉岑起舉融，征詣公車，對策，拜議郎。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，轉武都太守。時西羌反叛，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，而稽久不進。融知其將敗，上疏乞自效，朝廷不能用。又陳：「星孛參、畢，參西方之宿，畢為邊兵，至於分野，并州是也。西戎北狄，殆將起乎！宜備二方。」尋而隴西羌反，烏桓寇上郡，皆卒如融言。

三遷，桓帝時為南郡太守。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，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，免官，髡徙朔方。自刺不殊，得赦還，復拜議郎，重在東觀著述，以病去官。

融才高博洽，為世通儒，教養諸生，常有千數。涿郡盧植、北海鄭玄，皆其徒也。善鼓

琴，好吹笛，達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節。居宇器服，多存侈飾。常坐高堂，施絳紗帳，前授生徒，後列女樂，弟子以次相傳，鮮有入其室者。嘗欲訓《左氏春秋》，及見賈逵、鄭觿注，乃曰：「賈君精而不博，鄭君博而不精。既精既博，吾何加焉！」但著《三傳異同說》，注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老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離騷》，所著賦、頌、碑、誄、書、記、表、奏、七言、琴歌、對策、遺令，凡二十一篇。

初，融懲於鄧氏，不敢復違忤埶家，遂為梁冀草奏李固，又作《大將軍西第頌》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。年八十八，延熹九年卒於家。遺令薄葬。族孫日磾，獻帝時位至太傅。

論曰：馬融辭命鄧氏，逡巡隴漢之閒，將有意於居貞乎？既而羞曲士之節，惜不貲之軀，終以奢樂恣性，黨附成譏，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。夫事苦，則矜全之情薄；生厚，故安存之慮深。登高不懼者，胥靡之人也；坐不垂堂者，千金之子也。原其大略，歸於所安而已矣。物我異觀，亦更相笑也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按：今本范書言「元初二年」，疑有誤，「二」或為「三」壞字，卽元初四年。考其文，言鄧太后自安帝即位以來，「戒懼災異，躬自菲薄，荒弃禁苑，廢弛樂懸，勤憂潛思，十有餘年」，若以元初二年計，僅八年，何言十有餘年？又言「今年五月以來，雨露時澍，祥應將至。方涉冬節.....」據《安帝本紀》元初二年五月，京師旱；三年夏四月，京師旱。唯有元初四年，「六月，戊辰，三郡雨雹。」「七月……京師及郡國十雨水。」方可言「雨露時澍」